

荷色湖光中的王冕

蔡小容

王冕的名字，最初出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字里：“古时候有个人叫王冕……”他是一个真人吧，小时候给人放牛，一边自己学画荷花。夏天的傍晚，雨后天晴，湖中的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儿童诵读，书声琅琅，这两句记忆犹新。到夏日荷塘去看，果然是这样，水珠就像一颗珠子，晶莹圆润，滚来滚去，荷叶只是它的托盘，滴水不沾，纤尘不染。荷花美得不可方物。

多年后我读《儒林外史》，第一回就讲王冕：

……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原来王冕是小说里的人？古代白话文改写成小学课文，语句更加精炼上口，成为深植的母语潜意识，画荷的王冕是一个童蒙皆知的经典形象。王冕确有其人，为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生于浙江诸暨，幼年替人放牛，自学成才，拒绝出仕，隐逸深山。一生喜好梅花，种梅、咏梅、专攻画梅，所画梅花花密枝繁，健劲有力，生机盎然，尤善用胭脂作没骨体，别具风格，并有传世名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小说里的王冕，由画梅改作画荷，人物的风骨精神则一。

王冕七岁丧父，十岁辍学帮隔壁人家放牛。日子应是艰难，可是看书中描写，只觉惬意。放牛不算件苦活儿，若无专门人手，做农活的同时顺带着也放了，雇个孩子专做这事，是宽厚人所为。这隔壁的秦老，只让王冕每天把牛牵到湖边去饮水吃草，他在旁可自在玩耍。王冕心性本是爱读书的，他安慰母亲说坐在学堂里也闷，倒不如放牛快活，要读书，依然可以带了去读。他果然就把书系在牛角上一同出去，到了湖边，几十棵杨柳树下芳草青青，凉风习习，牛吃草，他看书。他看些什么书呢？每天秦老给他买点心的两个钱，他都攒着，抽空到村里学堂找卖书的小贩买几本旧书。乡间的书贩，想来卖的书十分有限，但也许古代出版不易，能出版的都是典籍。王冕读这些书，有不懂的，就请教村塾的先生，如此三四年，他“心下着实明白了”，到了快二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把那天文、地理、历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这个境界，莫说一个牧童，即使是不问外事专心向学，并有名师指点的读书人，

刚看了《无问西东》，我就说，这是一部只能看、不应该评论的电影。可是，倘若要说出点理由来呢，就等于评论了。所以，还是不说了吧。

到现在，很长时间过去了，那么多人物都在记忆里逐渐黯淡下去，倒是那个死于无意义的人，还是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有一些话，好像非说不可。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说了。

总的来说，《无问西东》里的人物，大都自带光环。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你看：

水木清华读书求学，是有意义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是有意义的。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是有意义的。鞠躬尽瘁教书育人，是有意义的。置身沙漠制造核弹，是有意义的。支援边疆救死扶伤，是有意义的。热心公益扶贫济困，是有意义的。如此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唯有那个投豆自尽的师母刘淑芬，她的生与死都是无意义的，乃至没有多少人想要谈论她，好像她的生与死、对与错，都不值得一说。

真的是这样吗？很不幸，好像是真的。

在王敏佳给她投匿名信之前，她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任她怎么折腾，也是一潭死水。她的丈夫，只有在结婚证上才是她丈夫，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中学语文老师，对她根本就没了感情，冷漠到了极点：两个人过日子，就连吃饭的碗筷、喝水的杯子，还有盘子碟子之类，都是分开的。不管她怎么吵、怎么闹，甚至动手，她都逆来顺受，不予理睬，对于她在床上的暗示，也完全没有反应。很难想象，对学生那么热心的许老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妻子这么绝情？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外面、在家里截然不同的人格分裂，太多了。

本来，他们也曾经有过琴瑟相谐的好时光，虽然在电影里只有几秒钟的闪回。好像是她的回忆，抑或是她的想象，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对他来说，那段时光就算曾经有过，也跟没有一样。她用自己在纺织厂的工资资助他去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人生；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了差距，提出分手。我们知道，这也是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不同的只是

也难有几人能达到，而史上的王冕确乎靠自学成了一代名家，其间自有奥秘。书画同源，他读书的途径，与习画的方法，是一致的，可由此而知彼。

却说王冕那日看到湖里的荷花，不禁出神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果然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画这荷花，也是有趣。”又一想，“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它几枝？”他就把积攒下的钱，托人到城里带些纸笔颜料回来，对着荷花，开始画画。刚开始，自然是画不好，他平素也写字的，而眼前刚拿起的笔是作画的笔，有着另一种陌生感。

字是规矩的，也可以不拘；画是自由的，也包含绳墨。字唯有墨，画兼有色，调墨弄彩，还有水的渗入，浓淡变化、氤氲效果在于水的调度，初学颇为不易。他渐渐能控制手中的笔，笔的轻重、提顿、方圆，都在拿捏中；线条也有了力量，花朵柔若无骨，其实有骨。三个月后，他画的荷花渐渐有了些意思，再久之，荷花的颜色精神无一不像，就像从湖里采来的一样。纸上的荷花比湖里的荷花更精粹，它经过了提炼，表现了花朵最美的意态。

王冕当时只是个乡间少年，生活清苦，想法单纯，而当时的环境，似乎能容许他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理想。他想读书，买书看就是了；想学画，买来纸笔颜料画就是了；等他画得好看了，乡人们就拿钱来买，一传十传百，诸暨县都晓得了他善画荷，争着来买，他因而能够不愁衣食，供养母亲。十七八岁上他就不再给人放牛，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这是非常理想的文人生活了。

连环画《王冕》，由名家林岳、刘旦宅绘制，画家绘画家，画中有画。我最喜欢第24幅——一幅荷花始画成，贴于墙壁，王冕侧身坐在书桌前，抬头凝视自己的画。画上的荷花神完气足，画外的王冕气定神闲。我们看到的角度是他的后侧面，隐约可见他的神态，那微垂的眼睫、声色不动的嘴角，包含着倔强而从容的性情，与他画的荷花互相映照，“物”与“我”彼此对视。书桌旁的窗外，挤着几个乡民，他们凑在窗前看王冕的画，眼光里饱含赞赏之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此时，王冕的声音尚不出县城方圆数十里，那么他的画是在什么尺度上符合了县城人物的眼光？从《儒林外史》的叙述看，王冕的画最先是以乡人赞赏，声名传开之后，有位高权重如危害者对诸暨知县断言：“此人将来成名，不在你我之下”，不同受众的品评标尺、趣味，似乎达到了一致。中国画在元朝以后，由于士大夫思想的消极，导致鲜艳的色彩一天天在画面上衰退，占据主导的是惨淡颓废的情调。早在宋朝就有画家写出这样的诗句：“雨里烟村雪里山，

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如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可巧，史上的王冕首创“以胭脂作没骨体”，《儒林外史》也写他托人买的颜料是“胭脂铅粉之类”，不论他画梅画荷，这一抹鲜艳夺目的胭脂色，在元朝画一派的灰暗、浅绛、冷逸、苦涩中，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王冕画之雅俗共赏，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解释。

有一个情节原著里没有，连环画里有，加得很好——农忙时候，王冕也帮人下田插秧、锄草，干些农活。插秧是个苦活，农时一刻误不得，整天躬身弯腰，一天下来腰都快断。而插下的秧苗，青翠碧绿，一行行间距整齐、错落有致，很有美感；插秧的过程，紧赶慢赶中，一再重复的动作形成韵律，渐渐熟练，熟极而流，光明、手快，轻巧、灵便。这劳作中暗含快乐；直起身来，看一棵棵秧苗的姿态也是欣悦、昂扬。假如王冕不做农活，每天仅是悠闲放牛，只怕他的画会缺少些根基，缺少了从譬如插秧中领悟到的某种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成年后的隐居生活，也是白天务农，种植豆、粟、桃、杏及梅花，晚上作画。

连环画第27幅与第24幅构图很像，但三幅之隔，王冕的笑容已成熟许多，是一个青年人了，气质方朴，神情端凝。他正在案前作一幅土人的画像，四壁墙上贴着他画的梅兰菊竹。作者改史上真实人物王冕的画梅为画荷，改得巧妙，也是信手拈来，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仿佛。乡野的牧童，放牛于湖边而见到湖中荷花，自然而然，无比协调，此处荷胜于梅多矣。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王冕的心灵，让他体悟到“人在画图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意境：“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景象，细腻传神、生气灌注，又似一种玄思禅境，蕴含着微妙的哲学启蒙。王冕画荷，悟出了天地间的至理，同时，缘物寄情，荷之亭亭净植、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他自身人格的映照。

2018.4.8-14

王冕七岁丧父，十岁辍学帮隔壁人家放牛。日子应是艰难，可是看书中描写，只觉惬意。放牛不算件苦活儿，若无专门人手，做农活的同时顺带着也放了，雇个孩子专做这事，是宽厚人所为。这隔壁的秦老，只让王冕每天把牛牵到湖边去饮水吃草，他在旁可自在玩耍。王冕心性本是爱读书的，他安慰母亲说坐在学堂里也闷，倒不如放牛快活，要读书，依然可以带了去读。他果然就把书系在牛角上一同出去，到了湖边，几十棵杨柳树下芳草青青，凉风习习，牛吃草，他看书。他看些什么书呢？每天秦老给他买点心的两个钱，他都攒着，抽空到村里学堂找卖书的小贩买几本旧书。乡间的书贩，想来卖的书十分有限，但也许古代出版不易，能出版的都是典籍。王冕读这些书，有不懂的，就请教村塾的先生，如此三四年，他“心下着实明白了”，到了快二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把那天文、地理、历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通”。这个境界，莫说一个牧童，即使是不问外事专心向学，并有名师指点的读书人，

刚看了《无问西东》，我就说，这是一部只能看、不应该评论的电影。可是，倘若要说出点理由来呢，就等于评论了。所以，还是不说了吧。

到现在，很长时间过去了，那么多人物都在记忆里逐渐黯淡下去，倒是那个死于无意义的人，还是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有一些话，好像非说不可。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说了。

总的来说，《无问西东》里的人物，大都自带光环。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你看：

水木清华读书求学，是有意义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是有意义的。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是有意义的。鞠躬尽瘁教书育人，是有意义的。置身沙漠制造核弹，是有意义的。支援边疆救死扶伤，是有意义的。热心公益扶贫济困，是有意义的。如此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唯有那个投豆自尽的师母刘淑芬，她的生与死都是无意义的，乃至没有多少人想要谈论她，好像她的生与死、对与错，都不值得一说。

真的是这样吗？很不幸，好像是真的。

在王敏佳给她投匿名信之前，她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任她怎么折腾，也是一潭死水。她的丈夫，只有在结婚证上才是她丈夫，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中学语文老师，对她根本就没了感情，冷漠到了极点：两个人过日子，就连吃饭的碗筷、喝水的杯子，还有盘子碟子之类，都是分开的。不管她怎么吵、怎么闹，甚至动手，她都逆来顺受，不予理睬，对于她在床上的暗示，也完全没有反应。很难想象，对学生那么热心的许老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妻子这么绝情？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外面、在家里截然不同的人格分裂，太多了。

本来，他们也曾经有过琴瑟相谐的好时光，虽然在电影里只有几秒钟的闪回。好像是她的回忆，抑或是她的想象，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对他来说，那段时光就算曾经有过，也跟没有一样。她用自己在纺织厂的工资资助他去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人生；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了差距，提出分手。我们知道，这也是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不同的只是

连环画家也同样精于水墨，这画中的四君子图，笔墨腴润而苍劲，布局疏密得当；王冕正在执笔作画的画中人神情萧淡，衣着简括，也是一位高士——倘联系下文，有可能是屈原——画家笔下的人物，常常很像他自己，是他的心灵影像。

浙江诸暨山水秀美，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水木清华、山川映发”之美誉，王冕生长于此地，可谓得天独厚。他年已弱冠，奉母至孝，每当花明柳媚的时节，他就执着牛鞭，架起牛车，载着母亲出去游玩。他自己则仿照《楚辞图》上屈原的衣冠，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穿戴起来，口中吟唱，惹得乡村孩子三五成群地嬉笑追逐，他也不以为意。他的学问已养成，同时性情孤介，既不追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只是闭户读书，沉醉于自己的道德艺术修养之中。这样一个人物，作者把他放在《儒林外史》的第一回：“说楔子铺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以这位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家和隐逸之士的标准作为全书评估、针砭各个人物的依据。

作者改史上真实人物王冕的画梅为画荷，改得巧妙，也是信手拈来，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仿佛。乡野的牧童，放牛于湖边而见到湖中荷花，自然而然，无比协调，此处荷胜于梅多矣。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王冕的心灵，让他体悟到“人在画图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意境：“花苞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景象，细腻传神、生气灌注，又似一种玄思禅境，蕴含着微妙的哲学启蒙。王冕画荷，悟出了天地间的至理，同时，缘物寄情，荷之亭亭净植、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他自身人格的映照。

2018.4.8-14

苏北

(外二则)

高邮大肉圆



笨禽

谈艺录

《王冕》，吴敬梓原著，林岳、刘旦宅绘，上海新美术出版社1955年初版。

刚看了《无问西东》，我就说，这是一部只能看、不应该评论的电影。可是，倘若要说出点理由来呢，就等于评论了。所以，还是不说了吧。

到现在，很长时间过去了，那么多人物都在记忆里逐渐黯淡下去，倒是那个死于无意义的人，还是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有一些话，好像非说不可。既然如此，就不得不说了。

总的来说，《无问西东》里的人物，大都自带光环。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你看：

水木清华读书求学，是有意义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是有意义的。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是有意义的。鞠躬尽瘁教书育人，是有意义的。置身沙漠制造核弹，是有意义的。支援边疆救死扶伤，是有意义的。热心公益扶贫济困，是有意义的。如此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唯有那个投豆自尽的师母刘淑芬，她的生与死都是无意义的，乃至没有多少人想要谈论她，好像她的生与死、对与错，都不值得一说。

真的是这样吗？很不幸，好像是真的。

在王敏佳给她投匿名信之前，她的生活就是无意义的，任她怎么折腾，也是一潭死水。她的丈夫，只有在结婚证上才是她丈夫，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中学语文老师，对她根本就没了感情，冷漠到了极点：两个人过日子，就连吃饭的碗筷、喝水的杯子，还有盘子碟子之类，都是分开的。不管她怎么吵、怎么闹，甚至动手，她都逆来顺受，不予理睬，对于她在床上的暗示，也完全没有反应。很难想象，对学生那么热心的许老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妻子这么绝情？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在外面、在家里截然不同的人格分裂，太多了。

本来，他们也曾经有过琴瑟相谐的好时光，虽然在电影里只有几秒钟的闪回。好像是她的回忆，抑或是她的想象，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对他来说，那段时光就算曾经有过，也跟没有一样。她用自己在纺织厂的工资资助他去了大学，知识改变了人生；他觉得他们之间有了差距，提出分手。我们知道，这也是真实的，就在我们身边，不计其数，不同的只是

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

无论长短，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一样的一辈子，程蝶衣的意义在于唱戏，许老师的意義在于教书育人，而师母所固守的意义，在于她曾经有过的爱情。那是她认定的了、永远都不能改变的东西。她当然不能接受许老师说的：人是会变的。这样的执念，让我们怎么说才好呢？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她错了呢？

如同困兽犹斗，忽然间灵光一闪，师母找出了匿名信里的蛛丝马迹，进而反击王敏佳对她的挑衅似的批评。那封信实在过于傲慢，居高临下，用的是大字报的腔调，根本就不是调和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师母对王敏佳的愤怒和怨恨里面带有她从许老师那里受到的委屈。她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已然无法弥缝的生活。她孤弱无援，近乎本能地抓住救命稻草，别无选择地依赖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和群众运动。它们的力量曾经让她成功地夺回了丈夫，现在，眼看着就要让她第二次成功。谁也没有料到，这些盲目的力量没有方向，没有约束，过了头。师母本来只是想要以牙还牙，通过羞辱和践踏王敏佳，彰显自己的光荣。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站在板凳上接受批判的王敏佳，竟然莫名其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对她说，这是来自有知识者的轻蔑，她在许老师那里已经受够了。她可以永无止境地忍受丈夫的轻蔑，却无法忍受这个小姑娘，这个在年龄、相貌和学识上都占优势的假想敌的轻蔑。她的爆发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而她的爆发使得那一群以凑热闹和窥视癖的心情被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在暴雨来临之前的闷热空气里有了充足的理由通过肢体动作宣泄他们的烦躁，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同仇敌忾，捍卫师母的尊严，也就是捍卫他们共同的、近

乎宗教狂热的伦理道德。

事情发生得太快，我们来不及去揣摩师母刘淑芬最后一段时间里究竟在想什么。她所得到的结果完全出乎她的预期。她没有想过要弄死王敏佳。她没有那么恶毒。虽然后来我们知道王敏佳并没有死，但是在那一刻电影里外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在死亡面前，一切光荣、尊严和羞辱、报复都毫无意义。师母在激情的顶峰一脚踏空了。她分明看到了真相，那就是：她的生活毫无意义。如此虚无，如此荒诞。那一瞬间，她被击垮了。她跨进井口，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多余动作。那一份决绝让许老师的骄傲黯然失色。他也崩溃了。他跟她一样，性本良善，他肯定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在他眼皮底下走上绝路。从此，他的骄傲、他那闪着光芒的理想和意义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垫脚石。

回过头来想想她的形象：端正、健康、朴实，一位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和家庭妇女，在任何地方走进人群就会立刻淹没在其中。然而，她执着于她的记忆和想象，执着于她想要的生活，就像别人执着于他们的理想和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她具有艺术家和宗教徒的特质。这种特质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让贫乏、枯燥的生活激情饱满。

问题依然在于：她的生和死，有没有意义？此时此刻，我们变得有些惶惑不定。也许我们可以说，人生本无意义。可是这句话在过于轻巧，只能用来遮挡困窘，无法靠它逃避问题。更何况，如果说人生本无意义，那么，前面说到的，《无问西东》里的那么多人，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也全都成了问题。有人说，逃避问题，一定会遭遇更大的问题，果然如此。

说到对意义的疑问，回过头来检

视那些人物，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有点例外。那就是王敏佳的同学和同事李想。他跟她一起制作了那封匿名信。后来，为了争取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光荣使命，他退缩了，没有站出来跟王敏佳一起承担责任。他的自私和懦弱，把他支援边疆建设的奉献精神的内里销蚀殆尽，只剩下一层皮。好在他良知未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错了。他对自己有反省、有怀疑、有批评。他对王敏佳的愧疚，以及陈鹏给他的忠告，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耻近乎勇”的含义，也让激励他支援边疆的奉献精神得以具体落实。他付出了生命，赎回了灵魂。他的付出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要说付出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为别人付出点点滴滴，也是好的，都是有意义的。

相比之下，在师母刘淑芬眼里，或者说，她的执念所系，只有她自己和她丈夫两个人。要知道爱情这东西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最美丽的谎言之一。如果爱情的作用只是让两个人结合，生活在一起，那么，